代 前 言

鲁迅曾引叔本华的话评估伟人："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估定以文字，以思想，以精神泽被后世的文化伟人更是如此。

鲁迅离开这个世界已60多年了。自从他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生产生影响以来，其影响力从未消失过或减弱过。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文化交流日益广泛，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的现代社会，在充分的文化比较文化选择的大环境中，关心国家前途与人民命运的有识之士看来看去，比来比去，发现还是鲁迅深刻，还是鲁迅的作品耐读。

作这样的猜想大概并不为过——几百年几千年之后，无论历史的文化筛选多么苛刻，即便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只保留一个人的位置，站立在这个位置上的也只能是鲁迅。

经典文化的品格在于经得起历史老人的淘汰与时间之流的冲刷，经典文化的意义在于对民族的成长人类的文明产生永久的不可估量的作用。

作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作为中华民族20世纪的文化伟人，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人格、思想、精神，主要通过他的永不磨灭的文字传达给后来者。

对于鲁迅的作品，具有中等文化程度以上者并不陌生。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占第一位的是鲁迅。然而，在博大精深的鲁迅面前，课本中的了解仅仅是入门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渴望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鲁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由于鲁迅的深刻，由于鲁迅艺术个性的鲜明，由于鲁迅文体的独创，要真正走进鲁迅的世界并不容易。为了满足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对经典文化的普及要求，特组织多年从事鲁迅研究的专家学者，分析时代的文化特征及阅读接受心理与方式的变化发展，探索将鲁迅研究成果向普及方面转化的新方式，编撰了这套《走进鲁迅世界——鲁迅著作解读文库》。

本文库分小说卷、杂文卷、散文卷、诗歌卷、书信卷，包容了鲁迅著作的主要方面。编撰者吸收多年来鲁迅研究成果，依了自己的眼力心力，从文体的意义上精选鲁迅作品，按内容分类编排。每卷分别有总论、分论、作品选、注释、解读。以杂文卷为例：从鲁迅800多篇杂文中精选84篇，分为“人生品味”，“人际探寻”，“世相漫议”，“国民性剖析”，“历史评说”，“社会批评”、“文艺透视”七部分。卷首有鲁迅杂文总论，每一部分前有关于鲁迅论述本论题的分论，接下来是鲁迅的范文，及解决阅读障碍的注释与启发读者理解与思考范文的解读文字。五卷体例统一，以此形成系统性整体，尽量为读者提供既便于宏观把握鲁迅世界，又便于微观深入鲁迅世界的新颖实用的读本。

本文库的编撰，得到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社的大力协助；鲁迅作品的注释，主要参照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1981年版)的注释，于此一并致谢。

李文儒

目　录

鲁迅的书信 …… (1)
致作家学者 …… (7)
“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 …… (9)
180705　致钱玄同 …… (16)
210103　致胡　适 …… (19)
250508　致吕蕴儒、向培良 …… (22)
270904　致时有恒 …… (26)
280404　致董秋芳 …… (34)
280722　致韦素园 …… (44)
280810　致 恺 良 …… (47)
311227　致丁　玲 …… (51)
341009　致萧　军 …… (54)
341101　致窦隐夫 …… (56)
341220　致杨霁云 …… (59)
351105　致王冶秋 …… (62)
360221　致徐懋庸 …… (65)

致左联人士 …… (69)
“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 …… (71)
300327　致章廷谦 …… (77)

311225 致沙　汀、艾 芜 …… (83)
321210 致周　扬 …… (88)
330626 致王志之 …… (94)
341114 致袁牧之 …… (97)
350207 致曹靖华…… (103)
360502 致徐懋庸…… (108)
360609 致陈××…… (112)
360806 致徐懋庸…… (116)

致版画青年 …… (135)
“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 (137)
330718 致罗清桢…… (143)
331219 致何白涛…… (146)
340328 致陈烟桥…… (149)
340409 致魏猛克…… (152)
340412 致姚　克…… (156)
340419 致陈烟桥…… (160)
340602 致郑振铎…… (163)
350104 致李　桦…… (169)
350204 致李　桦…… (172)
360321 致曹　白…… (176)

致社会各界 …… (179)
“看出这人——社会一分子的真实” …… (181)
180820 致许寿裳…… (184)
240924 致李秉中…… (189)
250112 致钱玄同…… (192)
250411 致赵其文…… (194)

260617 致李秉中…… (197)
270925 致台静农…… (201)
280409 致李秉中…… (204)
310121 致许寿裳…… (207)
310415 致李秉中…… (209)
330121 致宋庆龄、蔡元培 …… (211)
330605 致魏猛克…… (214)
341225 致赵家璧…… (220)
350410 致曹聚仁…… (222)
360221 致曹聚仁…… (225)
360415 致颜黎民…… (228)
360508 致李霁野…… (231)
360816 致沈雁冰…… (233)

致爱人家人 …… (237)
“我们所经历的真相” …… (239)
250311 致许广平…… (245)
250530 致许广平…… (252)
250629 致许广平…… (257)
260815 致许广平…… (260)
261115 致许广平…… (263)
261128 致许广平…… (268)
270111 致许广平…… (272)
341118 致母　亲…… (277)
360706 致母　亲…… (279)

致外国友人 …… (281)
“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 …… (28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01214(日)　致青木正儿…… (285)
320413(日)　致内山完造…… (287)
330625(日)　致山本初枝…… (289)
340127(日)　致山本初枝…… (291)
340807(日)　致增田涉…… (295)
340106(苏)　致希仁斯基等…… (297)

鲁迅的书信

鲁迅说:“书信,是向来有些读者的”。古人,是从中看朝章国故,丽句清词,如何抑扬,怎样请托,其结果是害得名人连写信也不敢随随便便。晋人的写信,已得声明“匆匆不暇草书”,可见已经有所顾忌。今人如何呢?顾虑恐怕就更多。鲁迅是连通信处也“无法公开”(见1934年3月28日致陈烟桥信),他在致时有恒信中尽管说:“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但立刻又说:“有许多还是隐藏着的”。倘是年届花甲之人,就都还记得当五十年代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人民日报》就公布过一大批舒芜先生交出的信件。那结果是胡风由此而定死了冤案,许多人大受诛连,另有更多的人由此而瞠目结舌,哑口无言,知道写信也绝不可不防后患,近年来《傅雷家书》一版再版,是很有些读者的,但由于通信的双方一在国外,一在国内,那些信件的寄出也是颇费周折的。后来,居然保存下来,又竟然能够出版,也称得上是出版史上的一件盛事。我还记得在文革动乱时期,也有人为了洗清自己,便将朋友的信件交出,有的还抄成大字报公之于众,于是围观者蜂涌而至,或窃窃私语,或义愤于色,结果是朋友落难,挨批挨斗,但同时也从或一方面证明了鲁迅的话:“书信,是向来有些读者的”。不过,也从另一方面警戒大家:即使是朋友,是至交,写信时也还是“隐藏”一点好,过于赤裸裸,也难免是等于赤膊上阵,保不准那一天会中暗箭,会将自己置于尴尬的境地的。

近读李霁野先生的《从‘烟消云散’到‘云破月来’——(鲁迅先

生与未名社)》之一节，也觉得很有意味，李先生在回忆他和鲁迅的交谈时这样说：

> 在谈得彼此很融洽的气氛中，先生突然对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看，我来编一本《情书一捆》，可会有读者？"在那时以前，有一个无聊的文人章衣萍，出版了一本《情书一束》，我们是很厌恶的，先生戏言的"一捆"，是讽刺"一束"。我们当时猜想，这大概是指先生和景宋的通信说，也认为若能出版，对了解先生的生活和思想有用处。便诚心诚意地说，希望编好印行，至于读者，一定比读《呐喊》的还多，那时《呐喊》似乎销了八千册……。

霁野先生的猜测是不错的，这《情书一捆》就是戏指后来出版的《两地书》。这部书当时已经编就，景宋正在抄录誊正。霁野先生说："《两地书》若能出版，读者一定比读《呐喊》的还多"。这预言现今已被证实，读过《两地书》的又何止八千人呢？

这又从正面证实了鲁迅的话："书信，是向来有些读者的"。

那么，书简的意义何在呢？鲁迅也有过论述。他说：

> ……现在的读文人的非文学作品，大约目的已经有些和古之人不同，是比较的欧化了的：远之，在钩稽文坛的故实，近之，在探索作者的生平。而后者似乎要居多数。因为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于是尺牍就有了出路。这并非等于窥探门缝，意在发人的阴私，实在是因为要知道这人的全般，就是从不经意处，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

鲁迅还说：

> 写信固然比较的随便，然而做作惯了的，仍不免带些惯性，别人以为他这回是赤条条的上场了罢，他其实还是穿着

> 肉色紧身小衫裤，甚至于用了平常决不应用的奶罩。语虽如此，比起峨冠博带的时候来，这一回可究竟较近于真实。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名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

这本《鲁迅著作解读文库·书信卷》的编写用意，我想也是为了显示鲁迅的全人的。尽管他自说还有"隐藏着的"，但也不过是加了一些藻饰，用了某些曲笔而已。"赤条条的上场"的情形，也还是很多很多，因而这些书信也就比他的许多著作更坦露，也更真实，更能看到他的真情实感，更能显示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伟大品格。文艺爱好者可以从中看到鲁迅的文艺观；美术和版画青年们，可以从中看到鲁迅的美术观；在许多信件中，我们可以从中了解鲁迅所生活的时代，暗杀，恐怖，文章被删除，书稿被禁止出版以及避难等；而透过致许广平信，我们则不难看到鲁迅为包办婚姻而陷入长期的苦闷，又为在人生道路上获得爱情而欢欣；假使不读鲁迅"致左联人士"书，我们又怎会知道左联的内部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对于晚年鲁迅心态的影响；此外，鲁迅关于拒绝诺贝尔奖的提名，关于不赞成人们给他写传记，关于结婚、生育、交友等等方面的主张，也是他的著作中很少或者是根本没有涉及的。因此，鲁迅的书简，是对他的著作的极为重要，必不可少的补充，要了解他的全人，不读他的书信是绝对不行的。即使是无暇大量阅读他作品的人，偶尔展读他的书信，也是会从中获得某些启示和教益的。而且，假使能够将鲁迅的著作和书简按年代为序逐年予以对读，那就大约可以看见鲁迅的全人了，即所谓"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

鲁迅毕生所写的书简，大约有几千封罢。现在留存于世者约为1400封，大约不足半数。特别是他早年的大量书信，早已散失无存，实在令人可惜。就现存之信来看，他写信大都采用新的格式，只有个别或少量信函（如致母亲信）是采用旧式。和他通信的人有种

种，有论敌（如陈仲山）；有朋友；自然不消说也有家人和爱人。但其中又以致朋友信为最多。不过朋友中，也有长辈、平辈和晚辈之分，有交深与交浅之别，这从称谓和行文的语气上，皆不难洞见。鲁迅说：倘是“旧日或近来所识的朋友，旧同学而至今还在来往的，直接听讲的学生，写信的时候我都称‘兄’”。但这“兄”字，并不“真含有‘老哥’的意义”。“此外如原是前辈，或较为生疏，较需客气的，就称先生，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大人……之类”（见《两地书·四》）。就现存之信观之，称对方为“兄”，为“先生”者为数不少，称“老爷”“少爷”者似不多见。就语体而言，则白话之信多见，随意而谈，不拘一格；文言之信罕见，入选于本书者，亦仅二、三封而已。对交深之友人，则不妨谈谈思想和心情，较多地坦露出真实和真情，遮挡和披挂较少。由于所处的时代，颇多刺激和迫害，故信中颇多愤激之言，信件的风格也倾于沉郁。对于论敌，则往往不留情面，语言时有讽刺，时有尖刻。对于交浅的友人，则往往是就事论事，很少吐露心曲。凡此种种，在各信的“解说”中，已有涉及，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最后，尚需就本书编选，注释和撰写中的一些有关事宜，略作简要的说明：

一、本书选收鲁迅书信共64封，并分为六类，已见“目录”。各类之前，均撰写一篇概述性的解说文字，旨在助读。各篇概述皆选鲁迅原句做标题，故均冠以引号为记。

二、本书所收信函，有11封是鲁迅生前公开发表过并编入他的文集中的。这些信件在编入文集时，均另冠以题目。本书收录时，为求“目录”的统一，一律以写信的年月日为序，把鲁迅文集中的原题作为副标题来处理（如250508致吕蕴儒、向培良信，本来是收入《华盖集》的，原题为《北京通信》）。谨此说明。

三、本书目录页之序号，取《鲁迅全集·书信卷》的编辑方式。即180705号，是代表1918年7月5日。余类推。选收之信，自然是编选者认为较为重要或具有某一方面的代表意义的。但限于水

平，也限于篇幅，或有更重要者而被遗漏，亦在所难免。又，分为六类，但分类也有未必妥帖之处。比如：在“致左联人士”中收入了致章廷谦、陈仲山信，但章并非左联成员，陈系托派；只是因为信的内容与左联有关，所以才归入这一类。又如：姚克、魏猛克，都不好说是：“版画青年”，也是因为信的内容与美术、版画有关，才放入这一类。还有，沈雁冰，当然是重要的现代作家，但因为鲁迅写给他的这封信，实际是在谈转地疗养的事，于是便归入了“致社会各界”这一类。明眼人一看便会指出这些分类的失当，这是要加以说明并吁请读者谅察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 致作家学者

“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

鲁迅致作家和学者信共有多少？很难有确切的统计。这原因之一，是许多信件早已散佚（比如：仅叶紫一人，《鲁迅日记》所载写给他的信为27封，而现在收入《鲁迅全集》书信卷者为10封，散佚者达17封之多）；原因之二，是作家、翻译家、出版家、编辑、学者、教授等，很难作出明确的界定（例如：曹靖华是翻译家，教授、但也是作家，唐弢是学者、文学评论家，又是杂文家等）。而事实上，许多现代作家不仅既写小说，也写散文、诗歌，而且还编刊物，当教授，搞翻译，一身而几任焉。鲁迅本人就是这样一位多面手。我们将这样的人称之为现代作家，自然完全可以。但也有许多人是或以翻译家为主，或以出版家为主，但也不是绝对不搞创作，如果将他们也计入现代作家之列，又似乎有欠妥之感；假使把鲁迅和他们的通信，也视之为是和现代作家的通信来加以统计，恐怕也有不够准确的地方。这样，“作家”这一概念，便不免要分为较为严格意义上的作家和较为宽泛意义上的作家了。

就较为严格意义上的作家、学者而言，鲁迅

和他们的通信也至少是在六、七百封之上罢。现存《鲁迅全集》书信卷的约为三百余封。而选入本书"致作家学者"这一类别中的，仅为13封。而且，个别受信人(如恺良)还生平不详，只是因为信件的内容颇为重要，才归在这一类中的。

既然是"致作家学者"信，其意义自然也应当主要是在文艺方面。但是，若要全面、系统地考察鲁迅的文艺观，仅靠鲁迅的书简是远远不够的，何况本书所收之信件又是如此少得可怜呢！鲁迅是我国现代革命文艺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他的文艺和美学思想表现在他全部的创作中。有兴味的读者尽可展读他的论著。鲁迅研究家们撰写的有关鲁迅文艺和美学思想研究的专著已有许多，读者也尽可参阅。这里主要以本书所收的书信为例(必要时适当援引鲁迅其它著作中的论述)，就鲁迅关于文艺的社会效益和文艺的社会功利的认识，略加阐述，庶几可以对于深入理解这些信件起到某些助读的作用。

鲁迅早年曾受王国维、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认为"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沾沾于用，甚嫌执持"(见《儗播布美术意见书》)。这就是说，艺术的本质，在于发扬真美，娱乐人心，如果局限于功用，就太嫌固执了。但在另一方面，由于鲁迅在投身文艺运动之始就带有明确的社会功利性，后来又受到了梁启超"政治小说"论的影响，从而有一种过分夸大文艺功能的倾向。他在回述自己弃医从文的时候就说："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指民众)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见《呐喊·自序》)。显然，这种认识，恐怕是已经接近于一种"文艺救国"的主张了。上述"用"和"不用"的自相矛盾现象正反映了鲁迅早期文艺观的摇摆性和不成熟性，但"用"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因此，当进入"五四"时期之后，鲁迅便对资产阶级艺术"超功利"的主张展开批评，主张为人生而艺术。他说：文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

'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见《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他要以艺术影响社会人生,他批判国粹派的复古倒退(见180705致钱玄同信),他不赞成《新青年》"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见210103致胡适信)。他说:青年们向着"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目标前进,"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见250508致吕蕴儒、向培良)。他唾弃那种远离人民,脱离现实的所谓高雅的的艺术,坚持不懈地追求着民众的功利。但他这一时期的文艺观主要还是建立在进化论的思想基础上。

但是,到了1927年,由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刺激,鲁迅的思想和文艺观都发生了大动荡和大变革。这种情形在两篇文字中反映得最为充分,其一是《答有恒先生》,即收入本书的270904号信,其二是《文艺与政治的岐途》(见《集外集》)。在致时有恒的信中,他讲到了他思想的巨变:"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又说:"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由此,鲁迅深切地感到了政治的凶残和文艺的无力,进而痛切地感到自己从"五四"以来投身于新文艺运动,写了大量作品,原本是想唤醒青年的觉悟,敏锐他们的感觉,来改良这人生。然而,其结果是这些好端端的青年,竟被"斧劈枪刺",使敌党观赏他们临终时"细微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别的愉快"。而自己则落得了一个帮着排"吃人的筵宴"和"做醉虾"的角色!可见,文艺是何等地无用和无力!很显然,鲁迅已经看到文艺是无法超越政治的,个中含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他还不能用阶级观点来科学地分析政治和文艺的关系,这从《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中,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

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但是他又说：“我以为革命并不能和文学连在一块儿……正在革命，那有功夫做诗？…… 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如此说来，在革命前，政治要“维持现状”，要迫害“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在革命成功以后，政治又立即转 化为“权力者”们继续“维持现状”的东西，依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相对立；而“正在革命”之时，又没有功夫“做诗”，不可能有文艺。这样，文艺与政治便不可能有同一性和同向性，永远是处在“歧途之中，革命也就成了一种不可能有停息、有阶段的社会运动”，成了一种“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连续运动。这种对于政治、革命和文艺的观察和分析不仅失之于笼统，而且显然也不是一种科学的、阶级的分析和认识。

不消说，在人民大众取得政权之前，进步的文艺和反动的政治之间的逆向运动，大体上是一种规律性的东西。鲁迅看透这一点，具有其真理性和深刻性。但是，文艺和政治并不是绝对地没有同一性和同向性。当人民取得政权之后，进步的文艺和人民的政治之间，是具有同向性的，文艺是可以而且也应当反映人民大众建设新生活的政治要求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是可以和人民大众的文艺达到一致的。自然，当政治远离人民、甚至压迫大众，走向腐败时，进步文艺运动的再起，也是势所难免的事。由此可见，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分析，对于文艺社会效益和社会功利的观察，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

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展开了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应当承认，创、太二社的某些成员，是较早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不过，他们当初是较多地学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操着这些词句来和鲁迅论战，尚不能使鲁迅心服口

服。于是，鲁迅也开始了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论的学习，并且亲自动笔，翻译了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唯物史观的文艺论著。鲁迅后来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见《三闲集·序言》。在本书所收入的280722致韦素园信中，鲁迅也带着兴奋的心情说："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昧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不难看出，鲁迅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正在迅速提高，他在扬弃了进化论之后，正在大踏步地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加之，他对文艺规律的稔熟和对中国国情的精通，他的文艺观和美学思想也很快地走向成熟。

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固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它还有其自身的创作规律，它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口号的图解。毛泽东又说："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并不精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造社一派"，却又主张"一切非依这史观来著作不可"。这就不免要把文艺创作导入公式化、概念化以及标语口号化的死胡同中，所以，鲁迅在280722致韦素园信中，便讥笑他们"不懂"马克思主义，而且也将文艺创作"弄得一塌胡涂了。"

鲁迅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所遇到的第一场文艺论战，便是和新月派梁实秋关于文艺阶级性的辩论。梁实秋认为文学是旨在表现一种"普遍的人性"，他说："人生现象有许多方面都是超阶级的。例如，恋爱（我说的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的表现，可有阶级的分别吗？例如，歌咏山水花草的美丽，可有阶级的分别吗？没有"（见《文学有阶级性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